

東縱情報員 智奪大鵬日軍物資

12歲隨兄上陣 助前線偵察敵情立功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對抗戰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資料圖片

「我是1948年入的黨，至今已經有73年了，儘管離入黨那天已經遙遠，但我依然記得那一刻的莊嚴神聖，也一直深信只有共產黨才是真正的救國救民。」96歲的東縱老戰士鍾聲（鍾寶武）12歲隨兄抗日，曾蒐情報智奪大鵬敵軍物資，助前線偵察敵情立功。在深圳大鵬東江縱隊革命烈士紀念碑前，鍾聲撫摸着記載有120餘名革命烈士的芳名錄，上面有他已逝親人們的名字。「革命烈士 永垂不朽」八個大字，記錄着東江縱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香港堅持抗戰的那段難忘的紅色革命歷史。

大公報記者 郭若溪、黃仰鵬



▲在鍾聲老戰士家中，他向記者侃侃而談，追憶當年。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攝



▲一九四六年，東江縱隊等部二千餘人，自廣東經海路到達煙台，受到當地軍民熱烈歡迎。資料圖片

寄語港青：堂堂正正當國家主人

改革開放之後，鍾聲曾兩次因緣赴港。第一次帶隊，到了香港也不敢上街，一直沒有出門，整整在房間裏待了一周。「香港當時形勢非常複雜，因為自己一直是做地下黨工作，還帶着隊伍，所以也不敢到處走。」退休後，應香港的朋友邀請，鍾聲第二次有機會到香港，「這一次玩得很開心，去逛了公園，看了維港風景，香港真美，相信以後也會越來越好。」

兩次短暫的接觸，更加深了鍾聲對香港的感情。談及香港年輕一代，鍾聲直言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有教養、聰明和優秀的，只因香港歷史教育的話語權被長久的歪曲，「現在一

些外國勢力，用西方的偏見甚至謊言來給香港的孩子們洗腦，導致年輕人無從知道『我是誰？從哪裏來？』也就更搞不清自己『要往哪裏去』了。」

「我相信他們一旦衝破謊言迷霧，必然能夠取得出類拔萃、不同凡響的成就。也希望香港的歷史教育可以盡快走上客觀真實的正軌，站在中國人自己的立場上來評判是非黑白。」

談話中，鍾聲多次表達出對香港年輕人的期許，他表示，無論你願意不願意，人家都只能把你當成中國人，與其卑躬屈膝去當什麼國家的二等公民，實在不如堂堂正正當好自己國家的主人。

1938年，日軍在大亞灣登陸。國民黨守軍潰逃，廣東淪陷，中共香港海員工委書記曾生，遵照八路軍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的指示，在惠實邊地區建立了惠實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同時，中共東莞中心縣委在東莞惠邊地區建立了以王作堯為大隊長的東莞惠邊人民抗日游擊大隊。這就是在抗日時期開闢華南敵後戰場，堅持華南抗戰的東江縱隊。

國難當頭 一家9人參加東縱

鍾聲的大哥鍾原（鍾寶斌）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教書，受黨指派回大鵬光德學校任教，秘密成立中共地下黨組織，並擔任區委書記。

有一次，大哥夜晚回家，召開家庭會議，坦白自己共產黨身份並動員全家參加抗日。「大哥說完後，父親非常高興，父親以前是海員，看到過中國人在其他國家沒地位，被欺負，而中國當時被國民黨統治，非常腐敗。」鍾聲回憶道。在鍾原的感召之下，鍾家9人均加入了東縱。然而，考慮到父母年邁需要照顧，鍾原決定讓年僅12歲的鍾聲留守大鵬。最初鍾聲不肯，又哭又鬧，跟着東縱戰士上前線，但每次都被部隊送了回來。「後來，大哥嚴肅的對我說，抗日不僅僅是前方殺敵，讓我留在家裏，擔當東縱的情報員。如果做得好，也一樣可以在情報戰線上立大功。」

鍾聲這才停止與大哥鬥氣，正式成為東縱一名情報戰線的戰士。每隔三天，他就要帶着「洪濤情報站」的接頭信物——一枚刻有「洪濤」字樣的店鋪木印，從大鵬挑貨擔步行40里去坪山，到一間小店找一個姓王的老闆，將他的「貨」帶回來。鍾聲膽大心細，機智勇敢，從沒有暴露過任何痕跡，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作為東縱情報戰士的鍾聲，更重要的任務是偵察情況。他手下有幾位小交通員，經常裝成採藥的、放牛的、打柴的，到處偵察，密切掌握大鵬地區的鬼子、漢奸的動態。一天，鍾聲接到報告，說有三艘日軍貨船在油草棚的海邊停泊，十多個日本兵毫無戒備。鍾聲覺得情況重大，立即帶人去找主力部隊。接到情報後，100多東縱戰士立即出發趕到海邊，殲滅和俘虜了那裏的十多名日本兵，繳獲了大量物資。正是這些物資，在貧困時期幫了東縱大忙，情報站因此立下大功。

「只有中共才真正救國救民」

在深圳大鵬的鍾家故居裏，鍾聲拿出了父親手寫的傳世家譜，父親的殷殷囑託音猶在耳，「東縱堅持抗日，非常英勇，他們心裏只有民族大義，沒有私心私利，只有共產黨才是真正的救國救民。他還囑咐我們長大了要努力讀書，為社會服務。」

鍾聲告訴記者，自己所理解的東縱精神既包括初心信念，也涵蓋行動作為。鍾聲感慨道，「東江縱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是當年唯一在香港堅持抗戰的隊伍，東縱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精神的一部分，如果年輕人能夠秉承這樣的精神，又有什麼事業會不能成功呢？」



掃描二維碼，聽東縱革命老戰士追憶當年。



▲鍾聲在大鵬革命烈士陵園的革命烈士紀念碑前留影。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攝

東江縱隊 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

1938年10月12日

- 日本侵略軍分三路在大亞灣的蝦涌圩、澳頭、平海等處登陸。日軍登陸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電示廣東省委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要在東江日佔區開拓游擊區」。

1941年12月

- 日軍攻佔香港。周恩來急電八路軍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設法營救因留香港的文化界和愛國民主人士撤到東江游擊區。」

1943年12月2日

-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成立，公開宣布自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公開高揚起抗日大旗。

抗戰勝利後

- 國共兩黨重慶談判中，中共同意讓出廣東等8個解放區。1946年6月30日，東江縱隊2583名將士奉命從大鵬灣沙魚涌登船北撤山東，抵達煙台解放區。1947年，這支部隊擴大組建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兩廣縱隊，編入華東野戰軍，參加了南麻、臨朐、諸城、豫東、濟南、淮海等重大戰役。

1949年

- 兩廣縱隊南下與粵贛湘邊縱隊並肩作戰，擔負廣東戰役一翼的任務，為解放廣東作出貢獻。1950年，廣東軍區整編，兩廣縱隊、粵贛湘邊縱隊番號撤銷，人員充實到解放軍各部隊和地方。抗戰鬥爭中，東江縱隊對日偽軍作戰一千四百多次，斃傷日偽軍九千餘人。為保衛家園、拯救民衆，東江縱隊有兩千五百餘名官兵英勇捐軀。

今天幸福來之不易 應格外珍惜

今年已有93歲高齡的東江縱隊老戰士曾志光，精神矍鑠，行走穩健，回想起當年的從軍歷史依然飽富激情。正是這段光榮歲月，讓他時常感悟並教導後輩：「而今天的幸福來之不易，是革命先輩們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應格外珍惜現在的幸福生活，繼續傳承東縱精神。」

曾志光是廣東惠陽縣人，15歲投身革命，1943年3月在東江縱隊惠陽縣大隊擔任警衛員。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榮立個人一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談起當年投身革命參加的第一場戰鬥，曾老記憶猶新，因為險些成為敵人的炮灰。曾老回憶說，當年部隊收到上級指示，要對日本兵駐紮在深圳沙灣的一個炮樓實施轟炸。「剛開始非常順利，然而因為火藥不夠，面對炮樓下來的火力掃射，部隊只好全體撤退。「當年的作戰條件十分艱苦，槍支和彈藥嚴重匱乏。」曾老無奈地說。

「在淮海戰役期間，好幾次與敵軍的子彈擦肩而過，險些喪命。」曾老感慨說，「多次經歷戰友們在自己身邊倒下，

那種對勝利的渴望和勝利過後清掃戰場的沉重到現在都深深地印在腦海裏。」曾老說，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創造了很多個世界奇跡，這是西方國家沒有想到的。這幾十年來，中國在經濟上突飛猛進，在軍隊建設方面，海陸空全部裝備都實現現代化，跟當年的「小米加步槍」相比，已經恍如隔世。



▲東縱老戰士曾志光。

大公報記者黃仰鵬攝



◀坪山小學黨組織曾帶領教員號召附近的青年團結抗日，許多青年加入到抗日隊伍中。圖為活躍在坪山學校附近的青年戰士。資料圖片

後人繼續從軍 守護祖國平安

走進深圳龍崗區橫崗街道六約社區大和村92歲的曾記老戰士家中，一排排相框映入眼簾。發黃的黑白照片，彷彿在訴說着那不平凡的崢嶸歲月。

曾記1929年出生於惠陽縣，1937年進入橫崗六約學校讀書。1938年12月，日軍在大亞灣登陸後，橫崗一帶動盪不安，六約學校正是宣傳抗日救亡運動的前沿陣地。1944年，抱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年僅15歲的曾記前往東莞參加了東江游擊隊。兩年後，正式成為一名戰士。「當時橫崗這裏有駐紮日本軍的一個營，平日在這裏練兵打靶。我當時參加東縱的目的就是要打日本人，把他

們從我的家鄉趕出去。」

1946年6月，曾記隨東江縱隊的2583人北撤山東煙台，隨後部隊分別編入華東軍政大學、華東黨校進行軍政教育。1947年曾記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東縱編入華東野戰軍，兩廣縱隊，曾記擔任二團七連的班長。2015年，東江縱隊北撤山東紀念碑在鯊魚涌落成，曾記的名字就在其中。

「我從有記憶的時候就跟他走了很多地方，都是邊遠的礦山等地。」曾記的兒子曾東明告訴記者，父親戎馬一生榮光無數，為了將革命精神傳承下去，曾記老戰士常常教育後人，記住歷史，對照歷史。如今，曾家也有子孫後代從軍，繼續守護祖國平安。



◀曾記老戰士神采奕奕的講述歷史。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攝